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祝勇◎主编

历史记



最后一个方阵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ISBN 978-7-5078-2748-4



9 787507 827484 >

定价：19.00元

历史记

最后一个方阵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记:最后一个方阵 / 祝勇主编.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7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ISBN 978 - 7 - 5078 - 2748 - 4

I. 历... II. 祝...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4000 号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出版说明

《出版说明》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读者了解本书的重要窗口。



目 录

- 1 古人的节俭 [法] 蒙田
- 3 威尼斯的艺妓 [德] 赫尔尼马哈
- 11 罗马攻坚战 [古罗马] 李维
- 20 攻占君士坦丁堡 [英] 吉本
- 28 拜占庭的陷落 [德] 洪威特
- 58 滑铁卢之战 [法] 夏多布里昂
- 61 滑铁卢古战场 [德] 海涅
- 122 拿破仑的葬礼 [法] 海涅
- 148 攻克巴士底狱 [法] 夏多布里昂
- 154 革命的不宽容 [德] 恩斯特
- 164 重病的俄罗斯（节选） [俄] 别尔冈科夫南基

- 176 希特勒的崛起 (节选) [美] 沃威格
- 186 占领下的巴黎 [法] 萨特
- 206 从苏联归来 (节选) [法] 纪德
- 213 莫斯科日记 (节选) [法] 罗曼·罗兰
- 219 拉丁美洲的孤独 [哥伦比亚] 马尔克斯



古人的节俭

[法] 蒙田

《蒙田全集》卷一
《论节俭》
《蒙田全集》卷一
《论节俭》
《蒙田全集》卷一
《论节俭》

罗马的非洲远征军的将领阿提利乌斯·列古鲁斯^[1]，同迦太基人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其间他写信给政府，说留在国内独自替他经营产业（总共为土地二点五公顷）的农耕仆人偷了农具逃跑了，他担心妻子儿女受苦，请求批准他回去照料。元老院委派另外一人为他管理产业，派人给他添置了失窃的农具并下令由国家出钱供养他的妻子儿女。

老加图从西班牙回国任执政官，卖掉了他的役马以节省将马从海路带回意大利的费用。在撒丁岛任总督时，他徒步外出，随身只带一名为他拿袍子的官员和一件祭祀用品，而且他还经常自己提箱子。他自豪地说，他从未有过价值超过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十埃居的袍子，一天的花费也从来不曾超过十个苏；他乡下的房子，没有一所外面涂过粉，刷过灰。西庇阿·埃米利乌斯两度凯旋，出任两届执政之后，赴任省督只带七名奴仆。有人断言，荷马从来只用一名奴仆；柏拉图用三名；斯多葛派的首领芝诺一个都不用。

提比留·格拉古为国家出差一天只得五个半苏，可他当时却是罗马的头号人物。

(丁步洲 译)





威尼斯的艺妓

[德] 托尔尼乌斯

司汤达在他的《意大利游记》里讲过一个在威尼斯发生的小故事。在圣摩西剧院正上演一出悲剧，剧中有一场是暴君把宝剑交给儿子，命令他去杀死儿媳。观众们对这项邪恶的命令是太气愤了，他们都站起来要求没收宝剑。对此，年轻的王子不得不走到台前极力平息他们激怒的情绪。他向他们保证，他一点都不会有父亲的那种谋杀冲动，他信誓旦旦地说，假如他这些极可尊敬的恩主们肯好好坐下来十分钟，他们就会看到他动手去救他的妻子了。

这段轶事表明了感情冲动的威尼斯人的特征。全世界或许没有任何地方像这座水上之城流行着那么多的秘密罪恶了，但是公然谋害而且谋害的是一个美女，哪怕只是在舞台上，也压垮了这些心情轻快的岛民。而且正如在司汤达的时代一样，它在两三百以前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威尼斯人那里随意取走任何东西，但不包括他们的欢愉精神。

这座城市有一种热情是其他任何地方看不到的。如果我们漫步在狭隘弯曲的小路上而被引入了死胡同，我们就想象

着已经进入了塞尔西^①的王国，随时都期待着她迷人的魔法。假如我们乘坐一艘贡多拉（gondola）^②漂在水上，那就仿佛是女水妖在水的深处歌唱，伸出她渴望的双臂。爱神仿佛到处都在等着网罗可憐的客人。逐渐地，这座仙境般的城市以其奇特的建筑、耀目的宫殿、宏伟的塔楼、迷宫般的运河和沉寂的角落、毫无瑕疵的喧嚣、贡多拉船夫的歌声、美丽迷人的女性而使人感觉到它注定要成为爱情之家。甚至于在威尼斯的艺术家的身上，在提香、吉奥尔齐奥尼和保罗·维罗纳斯^③的身上，



这种对美的温柔、对肉体的崇拜、对色彩的享受和对爱的王国的礼赞都表现了出来，在提香的《神圣的爱与世俗的爱》中达到了它的高峰。而在威尼斯还活着对这个人的记忆，此人通过费尔巴哈^④的绘画成为骄奢淫逸的典型：他就是彼得罗·阿端提诺。

出钱寻欢在威尼斯所起的作用，可以见于编年史家桑努托的笔记中。在十六世纪，威尼斯是艺妓的避难港。她们从四面八方漂进来，甚至于从罗马，假如她们由于一时不慎而失去了那里的某个耀目的青年的宠爱，像美丽的图莉亚·阿拉哥那一样。安德里亚·卡尔莫想要引诱罗马妇女到这座城市来，曾为威尼斯描绘了一幅诱人的画面：

我要告诉你怎么能坐上一艘贡多拉船或是一辆马车（假如你愿意去陆路的话）。我会邀你去秘密行乐和饮宴，你会成为那里的女王——那里的茱赛西里亚^⑤，假如你想要和一位大人物做生意，我不会妨碍你的。我只能是请求你到威尼斯来，因为只要

有一个陌生的面孔在这里一出现，人人都会来追逐这位女士。你具有那么迷人的说话方式，那么漂亮的仪容，那么可爱的风度，以至于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了爱你而融化的。随着一年季节的变化，你将让你的窗下享受到小夜曲或者是一齣小喜剧的演出。你将享受到贴心的招待，猕猴桃或是其他你将为之而纵情歌唱的美好事物。而这一切都是恭祝你的美丽和表扬你的荣誉。

并非这些“维纳斯女神”的女祭司们全都是像图莉亚·阿拉哥那一样地迷人而聪明，但是威尼斯确实有很多艺妓是很有成就的妇女，并且给社会带来了一种情调。最有影响的则是维罗尼卡·佛朗哥。在《威尼斯最尊贵的艺妓》名单中她排名低至204号的这件事并未妨碍她维持一所颇有分量的住宅，其中经常可以看到威尼斯所有的艺术家和文人墨客。人们不能理解，尽管她对自己的魅力定价很低——她的身价只有两个斯库狄——她怎么能想办法生活得那么奢侈而且规格又如此之宏伟。或许低廉的价格只是为了照顾她文艺界的朋友，而世俗界的人们则必须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更多的钱。法国国王亨利三世^①在年仅二十三岁出访威尼斯时，在维罗尼卡的房里待一小时就所费不貲，然而人们说在他八天的逗留期间没有在自己的宫里度过一个晚上，而总是由后面的街上溜出到圣乔奥尔吉奥·克利索斯提莫区去，那里可以找到许多可爱的女性。

从当时的叙述里，我们可以得出有关他们沙龙的奢华生活的很不错的了解。威尼斯所知道的每一种奢侈在这里都可以看到许多。房间当然是以种种精妙非凡的美丽装饰得令人入迷。墙壁上挂着厚重的丝织品或天鹅绒，地板上铺着名贵的地毯，嵌人墙壁的桌子上装饰着雪花石膏，细纹硬石和蛇纹石；墙壁上和室内的每一个角落都摆着各式各样的花陶品

和艺术水晶。在维罗尼卡的沙龙里，竟然奢侈到了这样的地步，乃至西班牙大使需要一个痰盂时，竟把痰吐在一个仆役的脸上，递道歉说：“对不起，不过它是这里惟一难看的东西了。”

维罗尼卡必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有一个崇拜者称赞她金黄的头发，她的圣洁的眼睛和动人的颜色。丁托累托“画过她，但这幅画不幸已经遗失了，这位著名的画家是她最热烈的崇拜者之一。她从他那里学到了批评艺术的本领，她很得意在她的信里显示这一点。在作家中间，贝尔那多·塔索，即托尔加多·塔索的父亲，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接受他对她本人的诗歌习作的意见——因为她随着当时风气，也写十四行诗，而这些诗比起当时许多妇女的诗来，显得更有才华。维罗尼卡总是愿意学习，对有头脑的人总是优待。

有一次她写信给她的一個青年崇拜者说：

“你知道，最能引我入胜的那类人便是亲身从事艺术实践的人，虽然我是个没有学问的女人，却是高度尊敬艺术的，而且他能懂得我最真诚的愿望就是学习，尽我的处境所能允许地学习，把我的时间都消耗在学校里，和有成就的人在一起。”

这说明维罗尼卡愿意自己的身旁有知名人士。凡是访问过这座珊瑚岛城的每一位有名的作家，她都邀请到她家来。如果可能的话，就请来参加盛大招待会，经常是讨论文学和哲学问题，其间穿插着迷人的女主人的歌唱，但如果不可能的话，就请来参加更随便的晚餐。客人们没有抱怨过，只有蒙田^①是例外。有一次这类的晚餐，他回去后肚子疼得厉害。



丁托累托的《维罗尼卡》
1612年，意大利威尼斯
丁托累托的《维罗尼卡》
1612年，意大利威尼斯
丁托累托的《维罗尼卡》
1612年，意大利威尼斯

害，不过那肯定是厨师的过错而不是女主人的。

当这位法国著名的散文作家拜访佛朗哥一家时，那是1580年，已经不复是她美丽的极盛时期了。正像其他许多的可爱的罪人一样，她也不例外——悔恨在啃噬着她的灵魂，剥夺了她全部的魅力。她创建了一所轻佻妇女的家园，但未能长久享受她自己的基业，因为不久之后死亡就临头了。

正如已经提到过的，当图莉亚·阿拉哥那由于自己的蠢事而无法在罗马立足的时候，她在费拉拉短暂逗留之后就到了威尼斯。这位可恶的金发女郎并没有受到大多数新来的人所遇到的那种热烈的欢迎。尽管帕多亚大学教授斯倍朗·斯倍罗尼成为她的宾客，并在一篇《爱情对话录》中把她比为往昔的女主人，把她置于和萨福同等的地位。但她在威尼斯并没有取得成功。其中原因则是彼得罗·阿瑞提诺。这位人



人根怕的文艺领袖不仅是无家可归者，有了婴儿的可怜的女孩子们，还不起钱的负债者和破产商人，逃亡的罪犯和沦落的贵族们、挨饿的诗人们的保护人，而且还是艺妓们的恩主，图莉亚不幸未能博得他的欢心，所以在威尼斯就不能有所作为。她极力迅速弹掉这座不领情的城市在自己脚上的尘埃，前往纳锡耶。她在这里嫁给了一个地位卑微的费拉拉市民，从而她可以在已婚妇女的外衣之下重操旧业。这次事情中有一桩怪事，那便是阿瑞提诺巨大的影响。但是当我们想到这